

cmchao / April 10, 2017 08:33AM

[輪轉父子](#)

輪轉父子

2017.04.04 酒家庭

作者：施景隆

※本文為第二屆「芭樂籽大賞」次獎「銀芭樂」之作品。作者施景隆為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2014年碩士。

原來
什麼地方都不去
還是可以流浪
熱烈的餐桌
滿是綠意的田野
美麗的海灘

只有一個人留下足跡
與我的父親
2008年4月28日。花蓮。

爸的左前額插了一支引流污血的管子，嘴上插著呼吸管，平時染的烏黑的頭髮被剃光，雙眼緊閉著。媽先前就轉述了探問的情況，手術算十分順利，爸已經恢復意識，能睜開眼睛，對旁人的問話也有反應，這些話讓我稍稍的放了心，但讓我緊繃的是另一件事。妹妹站在病床的右手邊，她抓著爸的右手，輕揉著，然後呼喚他，爸點點頭，但沒有張開眼，我則站在左側，隔著衣袖輕觸爸的手腕，僵硬又生澀的搓揉，我也呼喊了，但我用的音量連我自己都不確定爸是不是有聽到，他還是緊閉著雙眼「哥山爬到一半趕回來的。」妹妹好心的補充著，對於距離最近又最後一個到的孩子，我心裡既是心虛又是波動。護士好心的問我，要不要把左手包的像多啦A夢的保護措施解開，讓我可以握著他的手，我連忙說：「不用不用，這樣就可以了！」護士沒有進一步的動作讓我鬆了一口氣。我稍稍做了細微的調整，練習讓自己多做些什麼，我撥開爸手腕上的衣袖，拘謹的輕觸手腕間沒被遮蓋的肌膚，很小很小幅度的滑動，爸沒有特別的反應，直到我停止，才把手抬高到枕頭上。我不知道，剛剛是不是他的配合與等待。

相較母親，我不記得和父親肢體的親近。「你爸不喜歡小孩。」這段話對於這幾年才認識我父親的人來說是很怪異的，過去有二三年的時間母親受託幫人帶小孩，二老對這個小女孩呵護備至，一樣是細心照顧，母親主要是擔心別人的小孩照顧不好，而父親簡直成了超級阿公，抱著她上上下下，餵她吃飯，幫忙洗澡，也可以很有耐心的陪著玩一整天。父親為這個小女孩所做的事，好似都不曾在我的記憶中留存，眼前這個愛小孩的父親和我父親是不同的二個人。

古希臘的《荷馬史詩》對於離家與返家有深刻的描繪，史詩由二部構成，攻打特洛伊城的《伊利亞特》，以及戰後英雄返家的《奧德賽》。這兩部分也展現出截然不同的視角，《伊利亞特》講述英雄離家十年所展開的戰爭，描繪英雄的進取與冒險，攻城掠地，建立功業。《奧德賽》除了主角奧德修斯的冒險之外，還多了家庭的視角，守在織布機旁的妻子，出海尋父的兒子特勒馬科斯。

《奧德賽》把出征時隱而不顯的家庭脈絡重新置於英雄視線的重心，英雄在征戰結束後意向著返家，而返家與離家一樣花了十年的時間，這是一個頗耐人尋味的對比，顯然和是否有GPS無關，這裡所意謂的返家不只是一種身體的返家，更是一種精神的返家，以這個角度來看，可以意味著人的前半與後半生。

英雄返家的外在樣貌是一個陌生老人。費埃克斯人把奧德修斯送回家，雅典娜女神則把他變老，以致家鄉的人難以辨認，這種難以辨認有多種意涵。奧德修斯進家門時，門口伏著二十年前原本年輕勇敢的老狗，如今遍體蟲虱瀕死，垂死老狗象徵奧德修斯面對衰老和死亡的危機。另一個意涵是，一個人經歷了二十年的磨難，其不只外貌衰老而已，內心更在冒險及戰鬥的過程中有了轉變，因內心的轉變以致不得相認，更切合本文在心理意向上的探問。我可以把我的父親視為返家的奧德修斯嗎？父親長年擔任公車司機，若把「沒握方向盤」的時間計入，父親的上班時數多在12小時以上，休假通常不在家人空間的週末。若以父親退休中風之後的狀態來說，他的確在大多數的時刻顯現出一個意欲返家的樣貌，又或是被迫返家。

2009年3月15日，晚。台北。

今天一早出門前，爸開口邀我一起去廟裡吃晚上的請客，我說不去，不好意思，只去過一次廟裡，沒有功勞卻去吃人家一頓實在不好，爸不死心，又問了一次，我還是說不去，當我說出口時直覺自己的語氣太衝了，爸穿好了衣服，慢慢的出了廟門，在消失在門邊的那一刻，緩緩的轉身向著門內的我又問了一次，我抓住這次機會委婉的說我不去，真的不好意思。

大概是晚上九點吧，門外樓梯傳來爸的大聲說話聲及呼喊。爸喝醉了，正以大字形的方式躺在六樓樓梯的最上面幾階，意識迷糊的滿嘴醉言醉語，我和弟試著各拉一邊的手，我觸手的衣服在他沉重的身體上滑動，很難在他身上找到施力點，感覺是在拉一包上百公斤的大米袋，對於這個似曾相識的場合，心裡面不自禁的冒出一股火來。只差二三個階梯就到六樓，然後再二三步就可以進客廳了，現在居然倒在這裡。我按耐著性子，腦中快速的思索著要怎麼把這一大袋爸爸搬進家門。

爸持續的叫喊，他叫喊的方式是繃緊全身，用一種想要吐出胸中的什麼似的，以全身的力量在叫喊，吼叫拉出一個長長的音節，氣息放盡後又是一個音節：「啊，啊，啊...」爸狂吼著。媽問爸是不是想要吐，我心裡有氣，我還是覺得爸在藉著酒意發洩，我對媽說，沒有啦，爸不是想吐啦。過了不久，他真的吐了。

爸雖然在酒醉中，但對我來說，爸要表達的卻一點也不含糊「大兒子害我們家...」。「不把這個家當家」幾乎是我近年被責罵的固定用語，他在這句話之下開始羅列我之所以不把家當家的過錯。我的態度就是冷冷的，冷冷的，我已經不期待可以說服他「這是我的人生」之類的話。

「冷冷的，冷冷的」是經過實戰演化的戰術，冷冷的是擺出抵抗的姿態和距離，你不犯我，我不犯你。面對這座冷漠的牆，父親總是有按捺不住的時候吧，我發現我不能完全的沈默，完全無聲會讓父親的指責愈來愈偏離我的實際狀況，愈來愈文不對題，我終究會難以忍受，這似乎也正是父親的目的，讓我無法再冷冷的。

我被逼迫到學會不可以完全沈默，我要在衝突中表達部分的自己，但並不是全部，那些表達出來的想法是要去反擊、承受攻擊，甚至成為砲灰，它要表達部分的真實，但又不能過於真實，更不能過於脆弱，它要讓父親發洩情緒，但也不軟化，我可以用這個態度削弱攻擊的火力，斷絕持續讓怒火燃燒的薪柴，冷冷的，冷冷的，這種方式在當下具有緩衝的效果，讓我自己免於於一場勢力懸殊的對戰，保留更深沈的自我在安全櫃中，衝突過後，我們冷冷的讓他過去。我們父子之間本來就不多話，這下我們的相處就愈來愈功能性，我們各過各的，只是剛好住在一起而已。

我不認識父親，也對自己陌生。英雄的妻子和兒子對奧德修斯都不相識，兒子特勒馬科斯一開始的自我介紹，以另人莞爾的方式說他缺席的父親：「母親說我是他的兒子，我自己不清楚...現在有死的凡人中數他最不幸，都說我是他的兒子，既然承蒙你垂詢。」兒子在說一個自我身分的由來，但很諷刺的是，兒子對生他之人並不了解，甚至是不認識，連帶自我的圖像都被模糊了一角。

凝滯的空氣中，我計畫讀研究所絕對不考台北的學校，我意欲出走的世界，意欲《伊利亞特》，我背後其實有著家的濃厚底色，只是被排在意向的邊緣。《奧德賽》除了呈現英雄返家的內外樣貌，並且還有來自家庭的豐富視角，並且顯然偏向做為父親奧德修斯的視角，兒子出海的追尋，目的並不是為了另一場特洛伊的奪取，其冒險看似向外，但更是向內，找回一個從來都沒有見過面的父親。對於父親奧德修斯來說，不認識的兒子是他的危機，期待陌生的兒子是向著自己而來，一個共同面對家庭和彼此的樂觀寓意。這個對兒子而言缺少存在感的返鄉英雄，不知哪來的自我感覺良好。

另一個意寓可能更為隱微，但更具有個人整合意涵，若我們把出海尋父的兒子視為是對《伊利亞特》的再省思呢？對於一個在外建功立業的人而言，原本在出征之時被隱蔽的家庭目光被重新評價，根源於家庭的自我要重新被尋找，於是同樣是英雄的成長和冒險，兒子對父親的追尋也可以成為英雄內容，我們可以說這是返家英雄的期待，或說是英雄的悔恨，當他面對並不一定追尋父親的兒子時，他不得不估量起那個沒有家庭目光，只有外在功業的年少歲月。因此可以這麼說，《奧德賽》中的兒子不只是他期待親近的兒子，同時也可以視為奧德修斯的另一個自我，一個重新把自我與家庭重新連結的安置，父子形成互為補充的視角，是不同人生階段的父子對話，也是一個完整生命中不同階段的自我對話。

很不幸的是，不論父親期待家庭給予他什麼，我正航向海外，跑到東岸的花蓮，遠到父親幾乎不能及之處。當我說：「爸邀他的兒子同行，而我卻不能只是我爸的兒子。」對父親來說，做為家父長，帶一個孩子出席公開場合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，但對我而言，一個成年人，一個獨立的個人，我不能再把自己視為一個附屬於父母的一個小孩，我要

有我進入一個場域的合理方式和理由。我急欲離開附屬於家庭的小孩角色嗎？又或我想離開那個我更難忍受的自我，在家庭之中必須分裂的自我。

父親三番二次固執的邀請我參加他們的聚會。這是一個對家庭的追求，或也是對自我的重新追尋？如果是的話，那麼對父親來說這就是一個相當大的挫折和打擊。他無法真的說出他的需求，他能夠拿出來的話語是比較不那麼脆弱的理由，真正的理由只能由他一次一次的要求之中稍微透露出一點端倪，在那個欲去還留的躊躇之中，在那個理由單調的跳針之中。如果要用原本的吵架模式，那已經被我冷冷的封死，如果返家是這麼重要的話，他必要重新找到出路，完成英雄返家的寓言，英雄返家無法只有孤單一個人面對家庭。「酒後吐真言」就是把兒子由向外的視角，拉入家庭視角的方式，同時也是他突破自我限制的方式，突破英雄外貌，直指衰老的自我。

今晚，爸以一種脆弱的姿態仰躺著，像孩子般無所顧忌的發洩他的情緒，言語的內容則包藏著父親的意志和情感，混和著酒及穢物奔流而出。噫語斷斷續續的說著：「景隆都不聽話...我才國小，大兒子和我的想法不一樣，不想聽我說話...」做為他的兒子，在這一刻，我再也無法冷冷的保持距離，我要用盡全身的力量承擔起他的癱軟，我要照顧的是那看似無力的身軀，我無法視而不見，爸脫去了父親的姿態，以孩子般的姿態取而代之，為那受傷與沈默的父親代言，我無法放開手，無法迴避，無法冷冷的。我不相信他真的完全沒有意識了，就算真的現在不夠清醒，但他的潛意識還是以這種方式做為與兒子的溝通和互動，一個包裝成脆弱孩子的專制父親，不論是哪一種形式都沒有我回嘴的餘地，我被迫以這種形式再度和爸相遇。

我也許聽到這樣的話：「我怕別人看不起我...那些廟裡的小孩都叫我阿公，別人都做阿公了，我要媳婦...」他告訴我們他的痛苦一遍又一遍。我的憤怒被愧疚稍稍消驅散，但不真的消散，也不願消散，我激動的宣告著憤怒的理由，愧疚與憤怒混雜著，無法融合，也無法相互抵消。

他重複的陳述清醒時說不出口的愛：「我們一家都很善良，我沒有這個太太早就死了，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兒子景隆、培林、黛麗、太太，這個家是最重要的，我死沒有關係」，漫漫長夜，同樣的話語，由激動狂亂逐漸緩和成叨叨絮絮，話語反而更加清晰的，慢慢的，和緩的流動，我的憤怒和愧疚也都失去了激動的力量，癱軟的交疊著，無力的，矛盾的交疊著。

「我很痛苦...」爸說。

台灣男人的拚酒幾乎成為一種成年禮，一種「通過儀式」，在當兵和初入社會時幾乎無法避免，通過儀式的特徵是要求男孩忍受超凡的痛苦以證明他是「男人」，擁有男人的勇敢與氣魄，他不再是男孩。喝酒要達到可以證明勇敢的痛苦程度，就是要喝到不醒人事又或喝到吐，在證明他的「男人」資格之後，他要酒後真言，他要脆弱，他要失態都不會是問題，他仍然是男人，當男人說「沒有醉」時，並不是字面上的意義，而是指我還可以再喝，我還很行，我比你指稱的不行更行，於是飲酒和陽剛不只是一項通過儀式，他成為不少成年男人的一部分。

在女性主義觀點中，男性的飲酒經常被視為僵化的男子氣概來批判，這是以權力控制的角度來看待男性，飲酒成為男人資格的證明，而我在這裡試著以男人的適應策略來觀看。我認為極端的痛苦對男人資格的證明，才能支撐起脆弱情感的表達，英雄和男人飲酒行徑愈痛苦就愈勇敢，愈能證明他是男人，愈有資格表達如何深深的、深深的，難以用笨拙語言傳達的痛苦。外在社會對剛強的要求和自我內心的脆弱，使男人不能純粹的表達脆弱，那會看起來像魯蛇和被污名的娘，酒醉成為一個可以在前台表現出自我多重面貌的機會，一個自我整合歷程，一個堅強與脆弱的混合體，個人多樣的特質與面貌可以被展現和接納，即便是暫時的。酒精的物理作用提供了一個減少責任，但又不減損自我概念的挑戰機會，進可攻，退可守，酒醒後可以承認它，也可以否認它，不論它是有意識的，又或潛意識的。

酒醉並非一定沒有現實感，而是酒醉的展現就是要破壞原本的現實和理性考量，才能把原本被理性限縮在後台的東西表達出來，對家人而言，這種「來亂的」方式會造成強大的衝擊，我的憤怒在於，這種溝通是武斷的，單向的，無法回話的，以當下的關係而言充滿了權力的意味，然而若以「脆弱」父親的角度出發，父親可以用醉言醉語的形式，說那些在平時清醒時被我堵回去的話，我的「理性」任憑高深莫測，任憑死的說成活的，前台的言說全無用武之地。酒醉行為的複雜度在於，它可以是父對子的權力控制，也可以同時是孤獨情感對理性的抵抗，對前台言說的破壞。脆弱和癱軟不只是一種表達，也做為一條拉扯的繩索，做為靠近的方式，和做為父子關係在情感面向上的確認，確認兒子願意接納和支持他，我被迫拉入這場糾結之中，冷冷的距離策略失去了效用，我無法像在諮商室中施展假裝懂你的「同理心」技巧，又或說「酒醒了再來」。

我離家，但又無法真的離家，我的出航與追尋只好頻頻回頭，回望家庭中的自我；我返家，但又無法真的返家，我返家但又想望著海闊天空，想望著在那片大海下的自我。積極來看，拉開距離而非斷裂，讓個人在分離之後取得了某種程度的「自主」，而不是終日沈浸在關係的情緒張力中，自主的人要面對擴展開來的人生選項，被迫孤獨的思考人生的整體面向，包含回望父子關係在個人生命當中意謂著什麼。

藉由書寫這段過往，在多年後我也得以重新理解父親酒醉的可能。父親並沒有把酒醉當成依賴的手段，也沒有在清醒後退縮回到原本的狀態，父親藉由酒醉這一個機會，由權威的父親過渡到以情感訴求為主的父親，這是在幾年後回望才變得清晰，回到當年的場景，我似乎見識到了一種反轉的「通過儀式」，父親以酒醉這一個自我展演的「通過儀式」，由剛強男人的外在征戰狀態，回到家內以情感為主的依附狀態，猶如青少年之前的家內階段。飲酒在青少年走向成人的「通過儀式」中，痛苦被利用於證明男人的勇敢，個人的獨特性被成人的社會角色所壓抑和取代，而在反轉的「通過儀式」中，痛苦本身得以跟隨飲酒的痛苦被強調，父親生命背後的孤獨視角得以展開，酒醒之後也就順水推舟接受這一新的，也是原初的家內狀態。

2009年9月7日。

這天一早，爸又向我提議，要我這個騎塑膠殼機車的去學他的打擋式機車，爸從暑假開始時就這麼叨唸著。二十歲左右，爸曾經教過我一次，我那次在河堤上留下的印像不只是失敗的印像，更是萬一跌落河堤的驚恐。

我謹慎的騎到巷底，再轉回來，轉彎折返，一圈又一圈，我常在轉彎的位置熄火，只能重頭再來。隨著對機車的熟悉及協調，我熄火的次數愈來愈少，行進也愈來愈穩定。不知道什麼時候，一個小孩子騎著腳踏車，在我的前方聘馳，他故意不超過我太多，也不讓我追上，在我轉彎折返的地方率先折返，還不時回過頭來看我，以一種戲謔的神情看著我，讓我更加有一種錯覺，我和他一樣還是個小孩，而且是個初學車的笨拙小孩，他在前方陪著我，和我在一起，也嘲笑著我，笑我追不上他，笑我太笨拙。我經過爸所站立的巷口時，爸對我不斷點著頭，一圈過後，再連續的對我點頭。

孩子和我，一圈又一圈，一圈又一圈。

奧德修斯與兒子的第一次見面，隱微的具有權力角力和認同的性質。奧德修斯要求兒子，不要讓任何家人知道他在家裡，只有你我兩人：「要直接觀察婦女們。我們還需要探求一些男奴們的用心，他們是繼續敬重我們，心懷畏懼，還是已不復尊重，輕視你這樣一個人。」兒子回說：「我實在覺得你這種設想對我們兩人不相宜，我希望你對它再做思量...」陌生父子的第一次對話，父親向兒子提出看法，兒子接受一半，不同意另一半。後文沒有提及奧德修斯的反應，這是一種不明言的默認，奧德修斯接受兒子對他的同意與不同意。父子相認。

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-非商業使用-禁止改作 3.0 台灣版條款 授權。歡迎轉載與引用。
轉載、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，如：

施景隆 [芭樂籽大賞]輪轉父子 (引自芭樂人類學 <http://guavanthropology.tw/article/6582>)